

文史资料选辑

总第六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选辑

总第六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海到盡處天是岸
山登絕頂我为峰

劉海粟

年分六

这是一九八一年刘海粟登黄山的题字。文曰：「海到尽处天是岸，山登绝顶我为峰。」

编 者 的 话

《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是一本综合性的、包括我省不同历史时期一些重要史料的选辑。它的内容，基本上符合从办好文史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

在这个《选辑》中，有省内外党政军等方面负责同志亲自撰写或口述整理的一些文章，向我们展示了我省民主革命时期及其以后各个领域火热战斗生活的画面，既写了有名英雄，也写了无名英雄，显现了他们作为优秀的共产主义老战士的崇高形象。

下面是《选辑》各栏内容的简要介绍：

（一）《选辑》以较多的篇幅，记载了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我新四军指战员和地方党的同志不怕牺牲、英勇奋战的实况，探讨了这一事变的重大历史教训，反映了今年五月间第一次在我省举行的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所取得的初步成果。

（二）《选辑》记载了著名的鄂豫皖根据地人民在红四方面军远征后坚持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记载了当时的妇女战线涌现出的一些战斗英雄。还突出地反映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在这个地区所取得的胜利。这对于当前统一祖国的大业，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三）《选辑》刊有一组文化史料。伟大的鲁迅生前亲

手组建的，多数成员为安徽人的“未名社”盛况，是其中一篇重要的历史记录，是为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撰写的。这一组史料还记载了三十年代安徽左联的发展和革命音乐家张曙战斗的一生，以及魏季子白盘“国宝归国”的传奇故事和碧山龙泉洞的天工玉琢等等。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源远流长的安徽文化发展史。

（四）《选辑》以专栏登载了原籍肥西县张小璋同志的一篇文章。她在这篇文章中，回忆了她的父亲张璋当年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壮烈牺牲的献身精神，回忆了他们一家从战争年代到“文化大革命”中种种不幸的遭遇，激动地追述了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对张璋烈士和他们一家的崇高评价。这是一篇十分深刻、感人的革命回忆录，对于我们宣传、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把增强党性、搞好党风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根本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五）《选辑》还以专栏记载了冯玉祥、张治中、方振武先生等进步人士爱国行动及其他正义行动的片断，记载了解放战争中部分国民党军队实行武装起义的经过。看了这些材料，能帮助我们加深理解在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仍然是我们党的一大法宝，巩固和发展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在当前和今后都是十分重要的。

（六）《选辑》还介绍了老红军黄锦思同志撰写革命回忆录的一些宝贵经验。在办好文史、抢救活资料方面，可供借鉴。

这个《选辑》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力求办得活一些。有诗词，有题字，有彩色插图等，内容比较丰富多采。

最近，中共中央再次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振奋革命精神，建设“两大文明”。在邓小平同志的主持下，全国政协

五届四次会议通过的政协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强调指出：

“要贯彻执行第三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确定的方针，根据政协这个统一战线组织的特点，广泛地征集各方面的文史资料，要存真求实，精心选编，提高质量，进一步做好文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出版工作。”我们决心和全省文史战线的同志在一起，在党的领导下，改进我们的“史风”，加强同党外的合作，坚持把办好文史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努力实现全国政协所提出的要求，为贯彻党中央的伟大号召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目 录

皖南事变经过的回顾·····	叶 超	1
回忆皖南事变的一些情况·····	马长炎	21
情思激越忆希权·····	杨 明	34
风云突变 红旗不倒·····	孙宗溶	50
一位爱国的宗教界人士·····	吴寿祺	72
在鄂豫皖地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日子里·····	李世焱	77
高敬亭同志的一些情况·····	李湘若整理	91
金刚台上妇女排·····	史玉清	97
刘淅西同志和诸佛庵兵变·····	吴兆瑾	108
怀念阿英同志·····	张恺帆	116
忆海东同志在病中·····	黄 岩	124
忆雪枫同志在涡北·····	赵青山	128
忆孙仲德同志·····	叶 平	132
祖晨烈士战斗的一生·····	祖盛祥	148
谢葆真同志在太和的革命活动·····	徐占林	158
阜阳暴动的回忆·····	申明甫	161
回忆父亲张璋和我们的一家·····	张小璋	169
黄石港起义前后·····	郭 坚	196
抗日爱国将领方振武将军·····	傅华昌	211

冯玉祥先生回乡见闻·····	黄咏凤	219
三访被幽禁的张学良将军·····	张治中遗稿摘编	223
未名社几个安徽成员·····	李霁野	226
三十年代初鲁迅的一次讲演·····	刘芳松	232
三十年代安徽左翼文总和左联·····	刘芳松	237
革命音乐家张曙·····	田富华	243
忆南秋·····	庞家驷	250
魏季子白盘“出土”记·····	刘绎之	256
碧山龙泉洞简介·····	万应平	260
诗词十二首·····	徐速之	263
撰写革命回忆录的一些体会·····	黄锦思	267
在秋霜里结好果子·····	王 涵	276
我的老年观·····	裴晓明	278

编后附记

补白八则

皖南事变经过的回顾

叶 超

新四军在革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新四军的皖南部队，在皖南事变中留下了极其悲壮的一页。皖南事变离现在已有四十个年头了，我作为当时的经历者、军部的一个参谋人员，回顾这次事变的经过，提供一些实际史料，对新四军的研究可能有些参考作用。但由于我当时所处地位的局限性，一些看法难免有主观片面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第一个问题，先讲皓电与佳电，搞清楚皖南事变的来龙去脉

所谓皓电，就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用何应钦、白崇禧以参谋总长的名义，于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九日（皓），打给八路军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新四军叶挺军长的一个电报。这个电报的内容总的来讲就是污蔑坚持在华中的新四军、八路军，破坏团结、破坏抗战，强令在华中以及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以内，要撤到黄河以北地区。这是蒋介石国民党利用合法地位，挥舞政令、军令大棒打击我军，并把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责任强加于我。这是他们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一个宣言。与此同时，蒋介石密令汤恩伯、李品仙、韩德勤等部三十万人马，以及三战区的顾祝同的部队，准备在华中或江南向我们进攻。这就是说蒋

本文作者现任沈阳军区副参谋长，皖南事变时是新四军军部作战科副科长，比较了解事变的全面情况。

介石一方面发一个皓电，进行文的斗争；另一方面，又调动部队、调兵遣将准备武力进攻。当时我们党中央，针对以上情况，就用朱、彭、叶、项四个人名义，于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九日（佳），给了何应钦、白崇禧一个复电。这个复电叫做佳电。佳电的内容，基本精神就是用大量事实，说明华中新四军、八路军在敌后三年，坚持抗战，驳斥了国民党的造谣污蔑，坚决拒绝新四军、八路军撤出华中。但是，为了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日，我们也作了一些让步，同意把皖南的部队全部北调。中央的这个决策，有利于坚持团结抗战，是从我们党和全国人民长远利益考虑的。这就是佳电。我们的佳电在形式上是以委曲求全的姿态出现的，对皖南采取让步的政策（即北移），对华中采取自卫的政策，从斗争全局考虑，使我党在政治上立于主动地位。我把皓电与佳电的内容简单介绍一下，皖南军部为什么要北撤就清楚了。

第二个问题，北渡路线的选择，与北撤时间一拖再拖

新四军要撤出皖南，北渡长江。这个方针既然已经定了，那摆在面前的就是走什么路线和什么时候走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有联系的。从皖南北渡长江的路线，基本是两条，一条是经过马头镇、杨柳铺、孙家埠、华家桥、郎溪、梅渚镇、南渡镇至竹箦桥、水西地区（原江南指挥部所在地），然后经苏南敌占区北渡长江至苏北，这是皖南军部与苏南部队经常来往的一条路线。这条路线，沿途都设有兵站，每一个兵站都有民运工作组，有一定的群众工作基础。三年来我们皖南、苏南之间零星人员来往，都走这条路线，没有发生过问题。我军如果从这条路线北渡，在当时是经过顾祝同、上官云相同意的，并且用顾祝同的名义，于一九四〇年十二

月一日发了电文给驻在屯溪的皖南行署黄主任，是“合法”的一条路线。在皖南事变以前，我军有非战斗人员近两千人 and 大量物资，也都是经过这条路线到苏南渡过长江的，基本上安全到达，没有发生什么大的问题。但是这条路线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要经过国民党的五十二师、一〇八师的防区；五十二师还有一些战斗工事。从这条路线走，从皖南云岭出发，走完这条路线到达苏北大约要五至六天时间。项英同志当时总感到不安全，不想走这条路线，怕国民党搞掉我们，所以犹豫不决，迟迟不作行动。到了十二月十日，蒋介石电令顾祝同不准新四军经苏南北渡。为什么呢？因为苏北韩德勤的部队遭到我陈毅部队的打击，败得很惨，如果皖南的部队又经过这条路线到苏北，给韩德勤的压力就更大，所以下令不让我们走这条路线北渡。如果我们皖南的部队在十一月下旬或十二月上旬经苏南北渡的话，或到了苏南，那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即使是象项英同志的那个看法，发生战斗，我们也是可以打败敌人的。因为经过这个地区只有一个五十二师是比较反动的，一〇八师在当时跟我们还是比较友好的。只有一个师要对我们进行拦截，他并不占优势。因此，第一条路线是可以走得通的，主要是由于项英同志犹豫不决丧失了时间；当然还有一些其它原因，也不只是项英同志一个人的责任。

第二条路线是从皖南的铜陵、繁昌之间渡过长江，这是军部与江北指挥部经常来往的一条路线。这条路线的最大优点，就是路程近，一天的时间就可到铜、繁地区，第二天晚上就可以过江。如果紧张一点，拂晓就行军，到了铜、繁地区休息一下，当天晚上也可以过江。这一带的长江两岸都是我们的地区，长江以南是三支队活动地区，长江以北是游击纵队

孙仲德同志活动的地区。沿途除了日伪少量的封锁线外，不经过国民党的防区，群众条件也较好，部队行动容易保密。叶挺军长到长江以北视察部队工作，就是经过这条路线北渡的。但是在这条路线上作大部队的行动，就是说要在一个晚上一下子过江几千人，还没有这个经验。所以十一月下旬就派原总兵站站长张元寿同志率领少数精干人员，带着电台和侦察分队去侦察、安排渡江工作。他们在三支队和游击纵队的协助下，很快征集到近两百条船，一个晚上就能渡七千五百人，同时可以起渡的有十二个渡口，对敌伪一般活动规律掌握得也比较清楚。我们这些参谋人员看到他们的报告，马上把图标出来送给军首长看，叶军长看到后非常满意，立即指示我们，要迅速作好行动计划。我们把行动计划，连行军命令、行军路线图都搞好了，只等军首长下决心，填上日期，说走就可以走。但是项英同志仍然犹豫不决，连我们这些人都等得不耐烦了。到了十二月下旬以后，情况有些变化：日本鬼子的汽船开始在江上巡逻，夜晚也行动，有时还停在江中（这在过去是没有的）；桂顽李品仙也有袭击我们的意图。这样，项英同志就更加不敢行动了。于是通过第二条路线北渡的时机又丧失了。

十二月下旬，规定我军北渡完毕的时限快到了，我战斗部队仍迟迟未动。这时，顾祝同、上官云相进而调动七个师的部队，即四十师、五十二师、七十九师、一〇八师、一四四师、新七师和六十二师，对我形成大包围之势。

中央一再电催早日北渡，刘少奇、陈毅、粟裕同志也一再来电建议尽快北移，李一氓同志也多次向项英同志建议，尽早行动为好。项英同志一直犹豫不决，反而向中央请示“行动方针”。中央十二月二十六日复电中，对项英同志作了严

厉的批评，指出：“中央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都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在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之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一个任何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我们不明瞭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中央严厉批评以后，新四军军分会于十二月二十八日才作出了行动的决定。

当晚，副参谋长周子昆同志到我们作战科来传达了军分会的决定：皖南部队全部以战备姿态，于一月四日从现地出发，经过茂林，然后经榔桥、宁国附近，再向北经十字铺到苏南溧阳竹箠桥地区，待机北渡。他说，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我们要有打仗的准备，因此要把活动在铜、繁前线的三支队、五团及新三团等部队，调回一起行动。听了这个决定，我们都感到很突然，因为这个行动方案从来没有研究与讨论过，对此我们有些不同看法，但还是积极地作新的行动准备。因为是新定的行动路线，连作战地区的地图也没有，临时油印发给了部队。司令部原来对北渡的两个行动方案，都做了将近两个月的准备，由于改变方向，都用不上了。临走时把这些材料烧了一大堆，真是前功尽弃，而对新的作战方案则几乎毫无研究。

实践证明，军分会的决定是错误的，不仅在政治上被动，在军事上也处于不利地位。正如中央对项、袁所犯错误的决定中指出：“先则犹豫动摇，继则自寻绝路，投入蒋介石反

共军之包围罗网。”

第三个问题，从云岭到茂林的行动

当时，我们皖南的部队有九千多人，出发前作了政治动员和战斗编组，除军直机关部队外，编为三个纵队：第一纵队辖老一团、新一团，约三千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傅秋涛、副司令员赵凌波（后被俘叛变）、参谋长赵希仲（后被俘叛变）、政治主任江渭清。第二纵队辖老三团、新三团，约两千多人，司令员周桂生（皖南事变中牺牲）、政治委员黄火星、副司令员冯达飞（皖南事变中被俘遭杀害）、参谋长谢忠良、政治主任钟德胜。第三纵队辖五团和军特务团，约两千多人，司令员张正坤（皖南事变中被俘遭杀害）、政治委员胡荣（皖南事变中牺牲）、参谋长黄序周、政治主任吴溪如。军直属队及教导总队约一千多人。总共九千多人。这三个纵队的编组与干部的任命，没有正式的书面命令，是在皖南事变前的一次会议上宣布的，再加上很快投入战斗，来不及传达，所以很多同志搞不清楚，对部队的番号有各种各样的叫法。

一月四日晚上，皖南所有的部队分三路开始行动，一纵队为左路纵队，由土塘到大康王附近地区集中，准备五日晚上通过球岭，向榔桥河地区前进。二纵队为中央纵队，由北贡里到凤村附近地区集中，准备五日晚上经高坦、丕岭向星潭前进；军直属队及教导总队在二纵队后面行进；军部机关驻潘村。第三纵队为右路纵队，纵队部率五团到茂林附近地区集中，其特务团四日晚到铜山地区集中，并前出占领樵山、大麻岭、高岭，佯攻太平。这样一个态势，其目的是造成敌人的错觉：我们要向黄山、太平地区前进。晚上开始行动，下中雨，下个不停，天也非常黑。

我们在云岭住了两年多，对这一带的地形道路都很熟悉，因此出发时没有请向导。但因下雨，加上天黑，上路不久就走错了，军部机关走到了一块稻田地里，无路可通，又折回来，耽误了时间。这是行军组织工作上的疏忽。

部队行至青弋江边，各路纵队都通过章家渡的浮桥渡河。因连日下雨，河水猛涨，河床变宽了，原来架的浮桥就短了，临时又在桥的两头接了一段，部队通过时，因过于拥挤，仅过千余人，浮桥中断，不能继续使用，部队只好在河中涉水而过，当时比较混乱，行军速度非常缓慢。

从云岭到茂林，只有四十华里，但出师不利，行军刚开始，就很不顺当。军部在天明后才到达茂林以南的潘村驻地。各部队的掉队人员也很多，直到五日下午三时，才全部到达位置，但都非常疲劳，被迫休息了一天。

六日下午，军首长召集各纵队首长会议，决定以一纵队全部出球岭，二纵队出丕岭，军直属队（包括教导总队）二纵队行进，三纵队（欠五团）出高岭，五团为全军后卫。并决定六日黄昏开始行动，七日拂晓通过各山岭，正午前到达榔桥、星潭地区（旌德以北）。

由于原定开进的行动计划延迟一天，这就给敌人增加了一天时间，敌人的合围计划更完善了，前进路上原来没有敌人，现在也被敌人封锁了。比如丕岭、球岭这些地方原来没有敌人，就因为推迟了一天便有了敌人，这就增加了我们的困难。

第四个问题，在丕岭山下的七小时会议

六日黄昏，我军各纵队按照原计划行动，继续向星潭、榔桥方向前进。途中遇到敌四十师、五十二师的拦击，皖南事变的枪声就在这时打响了。但我们的行动开始还是比较顺

利的，各部队在七日拂晓前都攻下了各山岭。二纵队通过丕岭时，敌人一个连拦击，被我打了下来。军部紧接着二纵队的后边行动，八日上午十时也通过了丕岭，到了丕岭山脚下的几间茅屋休息，这地方就算是一个临时指挥所。这个时候，二纵队前面的部队向丕岭以东前进，到了星潭附近。星潭外围的几个高地有敌人控制了，打得很激烈。前面在打，后面的部队就停了下来，军部也就停在丕岭山脚下面。那时我是作战参谋，对前面打的情况不了解，就带着一个通讯员到前面了解战况，走了二、三公里，到达前线正在查问情况，周子昆副参谋长也来了，随后叶挺军长也来了。我向首长们汇报了情况。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着，按照正常的指挥方法，军长到哪里，哪里就是军的指挥所，马上就可以根据情况下决心实施指挥。但在当时有个特殊情况，因为项英同志的公开职务是副军长，实际是政治委员，尤其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东南局书记，实权由他掌握，叶挺军长在当时不好下什么决心。所以周子昆副参谋长说：“是不是回去同项付军长把情况研究一下，怎么个搞法？”叶挺同志说“好吧”，就回到了丕岭山下几间草棚子里，跟项英同志商量。

当时各路纵队的情况是这样：一纵队电台不通，情况不明。据事后调查，他们通过球岭以后，已越过坑口的小河，后续部队被敌四十师一一八团伏击，受了一些损失。三纵队特务团是打前锋的，从高岭向星潭前进，一路很顺利，沿途把一些阻击的敌人都击溃了，到午后两点多，离星潭还有十五华里。二纵队占领丕岭以后，即向星潭猛追，受到星潭之敌的阻击。守备星潭之敌四十师，虽是国民党军队中有较强战斗力的部队，但据作战科长李志高侦察获悉，那里的敌人并不多，仅有一二〇团两个营，凭星潭附近的小山地所构筑

的野战工事守备着，其余各山都被我们控制。当时只要有一个营从右抄袭一下，很快就可以拿下来。叶挺军长的决心是要三团的一个营出击，另外再从后面调五团一个营从侧面迂回一下，坚决把星潭打下来。但是项英同志不赞成这个方案，他强调我们的部队向来不打硬仗，要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硬拚恐怕不行。他怕攻不下星潭，我们的处境就更困难了。就是在打星潭还是不打星潭这个问题上，决心定不下来，议了好久，没有个结论。大家都很关心军首长的决心，司政后机关的不少干部都跑到军首长开会的这间草屋内来了，挤满了一屋子，有些同志说了很多好的意见。我们参谋人员、作战科长李志高都拥护军长的意见，要坚决打出去。项英同志还是犹豫不决，不同意。在当时情况下，这是一个战术动作，不是一个战略的问题，犹豫不决，耽误很长的时间，大约从下午三时讨论到夜间十时，足足有七个小时，长时间的讨论举棋不定，也没有给部队下达任何指示。这时，叶挺同志对项英同志优柔寡断实在无法忍耐了，有些气愤地说：“时间就是胜利，不能犹豫不决，不能没有决心。我的态度是：即使是错误的决定我也服从，现在就请项副军长决定吧，你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讨论到最后就是这样一个结果。最后是项英同志决定：大部队向后撤，并且五团控制高岭，准备出太平。这样便决定星潭不打了，大部队撤回到丕岭以西。

当时的实际态势怎样呢？参加打星潭的新三团一营政委张玉辉同志有篇回忆录提供了实际状况：就在讨论军首长们决心的时候，新三团的部队已经打下了星潭，并到星潭街上去了。在这个时候他们接到了命令要往回撤，走到团部一看，团部已经向西面转移了，他就迅速把这个营的部队收回来，跟上我们向西撤。这说明，我们那时要是及时增援打星潭的